

绝色倾心

云端漫步◎著

一个艳压群芳的女子，偏偏性淡如菊，
一个气吞山河的男儿，苦苦追求真爱。
千古江山与心中最爱，如何抉择？
一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传奇。



心色傾



云端漫步◎著



 朝華出版社



目录(上)

楔子	001
第一章 初进京城	003
第二章 避尽锋芒	010
第三章 突发急病	020
第四章 群芳斗妍	029
第五章 各获封号	037
第六章 后宫生活	046
第七章 后宫遇险	055
第八章 草原的王	066
第九章 将别京城	074
第十章 已入君心	083
第十一章 重返皇宫	091
第十二章 获召侍寝	101
第十三章 荣宠生灾	112
第十四章 姐妹情深	119
第十五章 坦诚相见	126
第十六章 又生波澜	135

第十七章	圣意难测	146
第十八章	初识公主	153
第十九章	内廷喜事	160
第二十章	各怀心思	171
第二十一章	艺不献众	179
第二十二章	兴师问罪	186
第二十三章	天子多情	193
第二十四章	芳心怎付	201
第二十五章	左风之战	209
第二十六章	得获佳人	217
第二十七章	险失龙裔	225
第二十八章	且试高低	233
第二十九章	天子亦柔	239
第三十章	为卿倾心	247
第三十一章	愿你展颜	256
第三十二章	迷情扑朔	264
第三十三章	情动结发	271





第三十四章	计中有计	281
第三十五章	身陷是非	291
第三十六章	暗度陈仓	297
第三十七章	相见时难	306
第三十八章	云开月明	313
第三十九章	宫廷秘闻	322
第四十章	疑香袭人	328
第四十一章	已然云泥	337
第四十二章	定不负你	347
第四十三章	北巡之行	354
第四十四章	辽东起祸	361
第四十五章	秋狩之险	367
第四十六章	风云又起	374
第四十七章	劫后余生	383

第四十八章	谁的暗箭	391
第四十九章	人若犯我	398
第五十章	柳暗花明	406
第五十一章	翻手为云	414
第五十二章	真心释然	420
第五十三章	疑窦丛生	429
第五十四章	人在局中	436
第五十五章	大战在即	443
第五十六章	又见绣鞋	452
第五十七章	疑团渐明	460
第五十八章	剑拔弩张	468
第五十九章	替我爱他	477
第六十章	恩怨尽逝	484
第六十一章	将计就计	490
第六十二章	为爱赴战	498
第六十三章	得遇神医	510
第六十四章	册封王妃	519



第六十五章	险地营救	526
第六十六章	大爱当前	535
第六十七章	尘埃落定	544
第六十八章	中宫之主	553
尾 声		563





第三十四章 计中有计

原来茶叶中真的别有乾坤！好一个阴险毒辣的德妃娘娘！如果不是自己放进茶叶中带有异香的“元寸香”引起了太医们的注意，只怕这无味又类似茶叶的“黑三棱”就永远不会被发现了吧。

“皇上驾到！”伴着内侍的通报，龙宣浩带着随身的几名内侍大步来到和鸾宫。

“臣妾恭迎圣驾。”不防龙宣浩突然来到，杨心兰匆忙放下手中的东西，慌乱地将德妃送来的茶叶原封盖好。

“怎么？生气了？”龙宣浩上前扶起杨心兰，笑眯眯地问。

杨心兰见龙宣浩心情不错，便撅着樱唇抱怨说：“皇上明明答应了一早就到的，结果过了午膳时候才过来，分明是没有把心兰放在心上嘛。”

“实在是朝上事务太多，心兰就不要生气了。”看到杨心兰一脸的不满，龙宣浩呵呵笑着坐下，示意王立福过来，“过来看看朕为你准备的礼物吧？”

杨心兰掀开托盘上蒙着的红色缎巾，只见一颗婴孩拳头大小的宝珠发出柔和的光芒，在蓝色底座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神秘和高贵。

“好漂亮的夜明珠！”杨心兰惊叹着抚上那颗珠子，巧笑倩兮地转向龙宣浩，“心兰谢过皇上关爱。”

“心兰喜欢就好。”看到杨心兰开心不已，龙宣浩满眼的了然。取悦男人的女

人，最喜欢这些身外之物了。可世事都有例外，他的后宫之中不是就有一个不喜欢这些的女人吗？

杨心兰瞟了龙宣浩一眼，说：“皇上素来长于品茶，今日心兰无意间得了一种好茶，这就为皇上泡来尝尝如何？”

“嗯，好。”想到苏云熙，龙宣浩不禁有些恍惚，听到杨心兰唤他，才敛了心神转过眼来。

见龙宣浩点头，杨心兰嫣然一笑，站起身来。

杨心兰支退了宫女内侍，打开那盒雾馨梨山茶，说：“皇上可尝过雾馨梨山茶？”

“哦？”龙宣浩眼睛忽然一亮，笑道，“产于梨山高冷茶区之深山茶园中，山上终年云雾缭绕，叶片丰润浑厚细嫩，经过热水浸泡后茶汤清澈透明，茶香回味悠长，实乃茶叶中的极品。不过由于生长要求极高，所以每年的产量实在有限呢。心兰有吗？”

“今日不是心兰的生日吗？德妃姐姐送来的贺礼便是这雾馨梨山茶。如今听皇上把这茶叶说得这么好，心兰也馋了呢。”杨心兰微笑着将热水徐徐注入茶盏之中。

龙宣浩接过杨心兰递过来的青玉茶盏，望着盏中清亮的茶汤袅袅升腾着雾气，轻轻地撇开茶叶，抿了一口。入口醇厚，回味返甘，真是好茶！再喝一口，却觉得清冽无比的茶香中，隐隐地含有其他什么味道，似乎和自己之前喝过的不大一样。

“嗯，真是好喝呢，怪不得皇上如此推崇。心兰可真是要好好谢谢德妃姐姐，居然送了这么好的礼物。”杨心兰将茶盏送到嘴边，轻轻一碰，也是连连赞叹。

“只是？”杨心兰略一蹙眉，轻抬媚眼望向龙宣浩，说，“心兰觉得这茶香似乎有些奇怪呢？”看着龙宣浩抬头望着自己，杨心兰赶忙媚笑一下，连连摆手说，“没有没有！恐怕是心兰多心了吧？这雾馨梨山茶如此宝贝，心兰从没喝过，也不知道味道如何，皇上莫要笑话心兰不识大体才好。”

听了杨心兰的解释，龙宣浩却仍是英眉微皱，又端起茶盏送到嘴边，轻抿一口细细品过，才说：“其实，朕也觉得这茶香似乎和以前喝过的有点儿不同，这会儿心兰这么一说，似乎是真的不大一样。”

“是吗？待心兰再尝尝。”杨心兰微微歪着俏脸，一副可爱的样子，也学着龙宣浩的样子将茶盏送近嘴边，小小一口茶水入口，半晌不语，好像正在细细品味



茶香。杨心兰忽然一惊，只听咣啷一声，青玉茶盏摔在地上，双手也直接掩上自己的腹部。

“怎么了？”见杨心兰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龙宣浩赶忙放下手中的茶盏，一迭声问。

“皇上！”杨心兰面色煞白，似要摔倒，见龙宣浩走近，赶忙将半个身子靠了过去，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

“心兰怎么了？”龙宣浩握住杨心兰的双肩，满眼疑惑。

“心兰，心兰不敢说。”杨心兰依偎在龙宣浩怀中，喃喃低语，“一定是心兰曾经做错了什么，德妃姐姐才会这样对我。”

“到底怎么回事？你倒是快说！”将杨心兰拉出怀抱，龙宣浩隐有怒意。

“皇上，”杨心兰见龙宣浩已然发急，才一脸委屈地说，“心兰不敢欺瞒皇上，这茶中，这茶中似乎有‘元寸香’，‘元寸香’的味道。”

“你是说？”听了杨心兰的话，龙宣浩不由一愣，双拳紧握。

龙宣浩为何也如此失态？不为别的，只因为这“元寸香”乃是具有催产下胎之功效的麝香粉末的别称。

“你确定？”龙宣浩跌坐在椅上，面色凝重。

“回禀皇上，臣妾自从有孕之后日夜难安，生怕误食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伤害到肚中的孩儿。所以臣妾特命李太医详细列出了对胎儿有害的种种物事，自己又一一嗅闻其中气味以防万一。”杨心兰一脸恳切地说，“如果臣妾没有闻错的话，刚刚这茶中淡淡的异香应该就是‘元寸香’。”

龙宣浩端起茶盏细细闻了一阵，高声说：“小福子，速宣太医！”

待太医李伟之仔细为杨心兰把了脉，确定了龙裔平安后，龙宣浩才冷着脸将那只雕饰精美的木盒扔了过去。

杨心兰坐在一旁，紧张地绞着锦帕，一瞬不瞬地看着三名太医认真地辨别着雾馨梨山茶。

“李太医，可有什么发现？”等了半晌，眼睁睁地看着三名资历高深的太医在茶叶中翻检了半天，龙宣浩终于忍不住发问。

听了龙宣浩的话，三名太医对望了一眼，才沉声回道：“经过微臣三人仔细检查，可以确定这茶叶中确实掺有能够催产下胎的‘元寸香’。”

听了太医的回答，杨心兰眼中闪过一抹得意，再抬起脸的时候，已是满脸的

不解和委屈。她堆出一副哀怨至极的样子，娇声嗔道：“本以为是心兰多心了呢，没有想到竟然……”

说了半句之后，杨心兰偷眼望向龙宣浩，见他满脸的难看，知道德妃即将大难临头，不由心中暗喜。呵呵，没想到自己私藏的“元寸香”居然还能发挥这样的作用，真是大快人心。

“好大胆的德妃！”龙宣浩愤怒地说。

“只是，”看见龙宣浩盛怒，李伟之深深吸了一口气，上前一步，“除了‘元寸香’，微臣三人还在茶叶当中发现了‘黑三棱’。”

“黑三棱？”龙宣浩不解地望向李伟之。

“黑三棱”？自己私藏的不是“元寸香”吗？怎么又多了个“黑三棱”？听了太医的话，杨心兰和龙宣浩一样，满脸疑惑地望了过去。

“正是。”另一太医上前一步，举起手中的几根茶叶梗子模样的东西，“这是‘黑三棱’，它破血行气，消积止痛，用于症瘕痞块，淤血经闭，食积胀痛，用在妇人身上的话，和‘元寸香’一样有催产下胎的作用。不同的是，这‘黑三棱’的外观在干燥之后和茶叶几乎无异，而且淡而无味，混在茶叶中不容易辨认。今日因为这茶叶中已经掺有‘元寸香’，微臣几人知道检查的时候一定马虎不得，所以才特别留心检查了这些略粗的茶叶梗子。经微臣三人仔细辨认之后，一致肯定这茶叶中除了‘元寸香’之外，还混有‘黑三棱’。”

杨心兰听了脸色煞白，心头忽然一抖。原来茶叶中真的别有乾坤！好一个阴险毒辣的德妃娘娘！如果不是自己放进茶叶中带有异香的“元寸香”引起了太医们的注意，只怕这无味又类似茶叶的“黑三棱”就永远不会被发现了吧。

“你们先下去！”等太医为杨心兰重新诊过平安脉，又交代了安胎汤药的用法用量之后，龙宣浩挥了挥手，示意太医下去。见太医们的身影消失在和鸾宫门口，才对王立福说，“带德妃到此见朕！”

“是！”王立福赶紧应了，转身出去。

杨心兰见龙宣浩面色沉重，也识趣地立在一旁，不去招惹他。

“德妃娘娘到。”远远传来内侍的唱报。

杨心兰赶紧抖起精神，开开心心地等着看德妃的好戏开场。

“皇上，臣妾见驾来迟，请皇上恕罪。”来到龙宣浩面前，德妃作势欲要下跪。

“你就跪着罢。”龙宣浩冷冷一哼，并不看她。

“皇上，不知臣妾做了什么错事，让皇上如此生气。”德妃见龙宣浩满面怒容，微微吃了一惊。

“皇上，娘娘有孕在身，不能久跪。”德妃的贴身侍女冬梅大着胆子上前一步，高声哀求。

“也罢，你就站起来回话吧。”龙宣浩望了一眼德妃已然出怀的肚子，仍是气愤难消。

“皇上是不是有什么事误会了臣妾，才会如此生气？”德妃见龙宣浩面色难看，不禁小心地问道。

“自己做的什么还不知道吗？”龙宣浩看了德妃一眼，将眼睛撇开。

“求皇上网开一面吧！”杨心兰见龙宣浩语气似有回转，便毫不顾忌自己有孕在身，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哀声连连，“一定是心兰曾经做错了什么事，所以德妃姐姐才会如此憎恶心兰，所以请皇上不要责怪德妃姐姐，千错万错都是心兰的错。”

龙宣浩听了杨心兰的话后，脸色又变得难看。德妃定住心神，恶狠狠地瞪了杨心兰一眼，“婕妤妹妹不必胡乱求情，本宫如果犯错，自会甘心领罚。”

“你……”听出德妃语气中的凌然傲气，龙宣浩不由为之气结，大手一扬，便将那盒雾馨梨山茶打散在地，“你可认识这茶叶？”

看到散落一地的茶叶，德妃身子微微一晃，“这是臣妾早上送到和鸾宫给婕妤妹妹的庆生贺礼，又怎么会不认识？”

“好好好！”龙宣浩上前一步，“认识就好，那茶叶中的‘元寸香’和‘黑三棱’想必你不会说不认识吧？”

德妃脸上一白，硬声说：“臣妾不知皇上什么意思。”

“在你所赠的茶叶之中居然混有致人下胎的‘元寸香’和‘黑三棱’，你作何解释？”见德妃强作冷硬，龙宣浩不由大怒。

听了龙宣浩的指责，德妃面色一僵，眼光转向杨心兰，冷声说：“皇上不必怀疑臣妾有心毒害婕妤妹妹！臣妾和婕妤妹妹一样有孕在身，自然知道为人母亲的辛苦，怎会忍心下此毒手？皇上说这茶叶中掺杂了‘元寸香’和‘黑三棱’？如果臣妾真的想要毒害婕妤妹妹，何必大张旗鼓地将下胎药放在自己的贺礼之中？一定是有人想要借机谋害婕妤妹妹，同时陷害臣妾才故意为之！臣妾冤枉，望皇上明察。”

“大胆德妃，居然还敢强辩！”有了德妃上次在永寿宫中的所作所为之后，龙



宣浩对她的印象极坏，“此物是来自你的宫中，不是你所为，又会是何人所为？”

“皇上此言差矣，如果只是因为此物来自西福宫，皇上就怀疑是臣妾所为，那臣妾可真是冤枉了呢。”德妃瞟了一眼杨心兰，恨恨地说，“毕竟此物转手之人甚多，皇上怎么可以单单只怀疑臣妾？”

“你是说？”龙宣浩听了德妃的话，微微一怔。

“主子，主子，小福子公公来了，说是要宣召主子到和鸾宫去一趟。”苏云熙正在刺绣，便看见蕴兰匆匆进来。

“和鸾宫？出去看看。”苏云熙放下手上的绣样，走向花厅。

苏云熙走出卧房，看见王立福正站在花厅之中等候，上前一步，笑道：“不知公公此来所为何事？”

“这个，这个嘛，娘娘到了和鸾宫自然就知道了。”见苏云熙询问，王立福一脸为难。

“也好。”见王立福不好回答，苏云熙淡淡地点了点头，带上了含梅便随王立福出去。

静静地走了一会儿之后，王立福决定卖个人情给苏云熙，毕竟龙宣浩对她只是另眼相待的，更何况此事和她并无牵连。

王立福定了主意之后，便朝四下里望了望，才慢慢地挨近了苏云熙，讪讪地说：“今日杨婕好做寿，在贺礼中发现有一样掺了下胎药。如今皇上盛怒，已经传了所有相关人等过去呢。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才人娘娘不必担心。”

“哦，原来如此。”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多谢公公提点。”

“应该的，应该的。”王立福谦虚两句，便紧赶几步，到前面为苏云熙带路。

在礼物中掺下胎药？看来凡是怀了身孕的宫妃都是命运难测呢。苏云熙的嘴角微微弯起了一个浅浅的弧度。

苏云熙静静地随着王立福缓慢行走在宫中的林荫道上，高大繁茂的梧桐树遮挡住了毒辣的日头，树荫下的阴暗更加重了连日下雨带来的湿气，青苔附着在树木粗壮的根系上，向外延伸。苏云熙不觉大大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去，心中奇怪为何已经是夏日时分，却仍是一阵阵凉意袭来。

等苏云熙来到和鸾宫中，大厅里已经满满当当地，全部挤满了人，却是安静异常，偶尔夹杂着几声难以抑制的低声啜泣。

只见龙宣浩满脸凝重，旁边坐着面无表情的皇后，而杨心兰则是一副委屈的

样子站在龙宣浩和皇后的身后。正堂中德妃兀自僵直了脊背，站在洁净光亮的水磨石地面上。她背对着苏云熙，从她频繁起伏的胸膛隐约看出她心中的着急和不安。

德妃的旁边，立着和鸾宫中的宫女红线、红巧和西福宫中的宫女燕子，皆是满面泪痕。再靠边上，一溜站着的便是一脸噤若寒蝉的其他宫里的妃嫔和侍女们。

看样子，被怀疑在贺礼中放下胎之药的人应该是德妃吧？这个德妃娘娘还真是阴狠，前些日子才利用莲妃将司徒姐姐推落水中，今日便将矛头对准了杨心兰。看来自己当初决定私自避孕的想法并没有错。在后宫众多莺莺燕燕的虎视眈眈之下，想要平平安安地诞下龙裔也许是种妄想。即使这次出手的不是德妃，以后也会有其他人……

不为别的，只因为这是龙裔，可以母凭子贵的龙裔。

想到此处，苏云熙脚下也只是微微一滞，然后带着淡淡的笑容稳稳地走了进去，并不理会扑面而来的压抑气氛。

见龙宣浩抬头看向自己，苏云熙上前几步，盈盈跪下，“臣妾参见皇上。”

龙宣浩微微抬了手，“快起来吧。”

“谢皇上。”苏云熙轻轻起身，瞪大了眼睛望着龙宣浩，不明白整件事情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龙宣浩转向德妃身旁站着的西福宫宫女燕子说：“你把事情经过再说一遍。”

“奴婢遵命。”燕子打了个寒噤，轻轻说，“今日一早，奴婢奉了德妃娘娘的命，带着雾馨梨山茶去和鸾宫为杨婕妤祝寿。临近和鸾宫时，奴婢遇到了带着棉花团的元公主。”燕子抽泣了几声，继续说，“当时……当时公主定要和奴婢一起，奴婢便只好带上元公主。到了和鸾宫后，奴婢便将贺礼交到了红线姐姐的手上。”

红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哀求道：“回禀皇上，奴婢接过贺礼便直接把它放在小厅中了，奴婢绝对没有对贺礼做过什么的。”

德妃看看地上的红线，冲着燕子问：“刚才你可是说过在路上曾经遇见过许多人的，如今这相关人等都已经来得齐了，你就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吧。”

听了德妃的话，堂上的宫妃们一个个都严肃了面容，紧紧地盯着燕子，生怕从她嘴里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来。

就在燕子即将开口说话时，门口传来英歌怒气冲冲的呼喝声。

“为何阻拦本宫？本宫就要进去！本宫偏偏现在就要找母妃！”

“公主，公主！”伴随着宫人们低低的拦阻声，英歌抱着棉花团闯了进来。



“什么人胡乱擅闯!”龙宣浩紧皱了眉头望过去。

“英歌!”见英歌硬闯进来,德妃面上一僵,将目光转向龙宣浩,生怕他会迁怒英歌,“英歌还小,不懂事,皇上就不要和她计较了。”

听到德妃说话,又看到龙宣浩皱眉坐在上首,英歌扑通一下跪下,“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身吧。”龙宣浩望望德妃,又看到英歌一双可爱的大眼睛正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不由放松了眉眼之间的沟壑,“英歌怎么会到这儿来?”

英歌看看龙宣浩的表情,嘻嘻一笑,“儿臣想找母妃,可怎么都找不到,听说母妃被父皇召到这儿来了,儿臣便过来了。”

龙宣浩见英歌笑靥如花,便向她身后打量了一眼,说:“是谁在负责照顾元公主?还不快把公主带回去!”

“父皇,儿臣不要回去。”英歌挣脱开宫人,上前一步说,“母妃即将为儿臣生下小皇弟,儿臣想陪在母妃身边。”

龙宣浩看看英歌可爱的小脸,又看看德妃凸起的肚子,低低叹了一口气说:“那你们就把元公主照顾妥当了。”

“是。”两名宫人赶忙拉着英歌老实地站在一旁。

龙宣浩将眼光重新转向燕子,说:“现在你可以仔仔细细地说来了。”

“是,是。”看了德妃一眼,燕子抖抖索索地低着头说,“奴婢从西福宫出来,一路上曾经碰到过陈修仪宫里的侍女小萍,莲妃娘娘宫里的侍女玲珑,然后便是苏才人。”

龙宣浩将燕子提到过的人挨个打量一遍,说:“给朕说仔细了,都是在什么地方碰见的什么人!”

“是!”燕子被龙宣浩吓得浑身一抖,赶忙应了,“奴婢遇到小萍是在刚出了西福宫,她是要去帮陈修仪传早膳。遇到玲珑是在快到和鸾宫的路上,她是已经送了贺礼正在回去的路上。临近和鸾宫时奴婢遇到了元公主,然后奴才和公主一起继续前行,后来在宫门口遇到了苏才人。当时公主就和苏才人一起玩耍,奴婢就带了贺礼先行到了和鸾宫,将礼物直接交到了红线姐姐的手上。”

见龙宣浩看向自己,跪在地上的红线抽泣着说:“后来,后来,奴婢将礼物放好之后,又忙着其他的事情去了。一直到主子说要泡茶时,奴婢才将那茶叶原封不动地取了过来,这点红巧是可以作证的。”

“是啊是啊,红线姐姐说得没错,奴婢们一直在忙着主子寿诞的事情,直到主



子说要茶叶的时候，奴婢们才取了茶叶过来的。”红巧赶紧靠着红线跪下，可怜兮兮地说着。

龙宣浩听了燕子、红线和红巧的话，浓眉皱得更厉害了。

皇后轻轻转了头，说：“听了这些话，似乎除了燕子和红线、红巧之外，并无其他人经手这雾馨梨山茶，若要从她们三人中找出真凶其实也不难，只是皇上平日已经十分繁忙，如果还要料理后宫之事必定会劳累不堪。所以皇上不如将此事交给臣妾查办，臣妾定当交付皇上一个满意的结果。”

“奴婢冤枉啊，皇上、皇后明察啊。”燕子、红线和红巧听了皇后的意思，竟是准备将真凶的帽子扣在她们三人的头上，赶紧跪在地上连连叩首，高呼冤枉。

就在大家以为此事就这样盖棺定论的时候，一声脆脆的童声不高不低地响起。

“燕子没有说实话哦！”英歌抱了棉花团站出来，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才笑嘻嘻地说，“因为当时我也在啊，但是我看到的和燕子说的不大一样哦，怎么没有人来问我呢？”

“哦？”皇后定定望了过来，淡淡笑着，“元公主也清楚今天早上的事情啊？”

“是啊。”英歌重重点了点头，“父皇，儿臣可以说吗？”

“英歌！”德妃生怕英歌说错什么，低低唤了一声。

“母妃不让儿臣说呢。”英歌嘟起小嘴，望向龙宣浩。

龙宣浩冷冷地瞪了一眼德妃，说：“德妃，你退下！”又对英歌说，“英歌乖，就说你看到的事情，燕子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出来吗？”

英歌笑嘻嘻地上前几步，来到苏云熙身边，冲着已经害怕得哭起来的燕子做了个鬼脸，才朗声说：“燕子在半路上有偷懒哦，儿臣看到她曾经偷偷躲进花丛，半天都没有出来，刚才她都没有说哦！”

燕子听到英歌的话，生怕别人误会了，急急忙忙地摆着双手澄清道：“启禀皇上，奴婢当时并不是故意偷懒。奴婢，奴婢当时是内急难忍，情急之下才钻进了花丛方便的，刚才只是觉得这行为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才没有说出来，并不是蓄意隐瞒。皇上、皇后明鉴啊。”

看着燕子着急地辩解，英歌得意扬扬地说：“儿臣没有说错吧？”说了一半，英歌顿了一顿，抬头看见龙宣浩正定定地望住自己，才像是邀功一般咯咯地笑着继续说，“在燕子钻进了花丛后，儿臣还看见了苏才人呢。”

呃？听了英歌的话，苏云熙微微一愣，自己不是在和鸾宫门口才碰到英歌和燕子吗？

“元公主是说在燕子钻进花丛以后，看见苏才人曾在附近出现是吗？”听了英歌的话，皇后一脸兴奋地盯着英歌。心道，这次的事情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查处，即使除不了德妃，除去一个正受皇宠的苏才人也不算不错。

“是啊。”英歌奇怪地看看皇后，“我还看到苏才人打开燕子放在路边的礼物看了看呢。”

“主子！”听了英歌的话，含梅一脸惊异地扯了扯苏云熙的衣袖。

微微扫视一遍周围集中过来的目光，苏云熙脚下一软，几乎摔倒。她勉力定了定神，看向英歌那张依旧纯真乖巧的笑脸。

皇后若有所思地看了龙宣浩一眼，转头对英歌说：“元公主是说曾经看见苏才人打开过燕子送去和鸾宫的礼物？”

“对哦！”英歌望了一眼微有得色的皇后，再看看宁莹然若有所思的神情，又对上龙宣浩充满疑惑的眼神，又侧头看了看微微有些摇晃的苏云熙，才认真地点了点头，撅着小嘴说，“你们大家的样子都好奇怪哦。”

“英歌，快到母妃身边来。”德妃见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苏云熙和英歌的身上，面色微微有些发白，冲着英歌招了招手，将她紧紧地揽在自己身旁。